



图1②③2006年5月1日,“迷笛音乐节”在北京海淀公园举行,来自国内外的众多著名乐队登台表演。(图片来源 CFP)

他们在地下呼吸

摇滚音乐圈里习惯将那些非主流的、不为公众熟悉的乐队称为“地下乐队”。这里的孩子不指望靠摇滚和啤酒去颠覆什么,但杭州仍然有一群在地下呼吸的草根音乐分子,也许到“地下”不再被争论的时候,他们的音乐也就真实了



乐队:甜蜜的孩子
主唱:於闾
吉他手:王哲
贝司手:戴哲
鼓手:何振浩

“我们既不甜蜜,也不是孩子”

乐队介绍:甜蜜的孩子,由于成员都是中国美院毕业的高才生,起点为英伦摇滚,两者风格合一,突出了人文气息与摇滚文化的精髓,成为南方新一代摇滚的先锋。
手记:於闾把鸭舌帽朝后戴着,边唱:“Let's go down”,俨然一个秀气版的张震岳。他说之所以乐队叫甜蜜的孩子,是因为他们不甜蜜,也不是孩子,听上去不知为什么这么伤感。跟他说起,他在美院的学生很喜欢听他上课讲笑话,他就冒出一句:“他们没觉得我凶吗?太遗憾了”。大概因为老师的职业关系,於闾给人感觉很有亲和力,也很社会化。

“做摇滚乐从来就没挣过钱”

记者:最近在忙些什么?
於闾:在准备发行第二张音乐专辑,这次是由英国制作人操刀制作的,萨非塔·杰佛里和乔治·先令,他们曾经是radiohead(电台司令)、muse(缪斯)两个知名乐队的制作人,是次很难得的机会。
记者:对杭州的音乐节怎么看?
於闾:这样的音乐节现在挺多见的。应该讲不会太出人意料。关键是用什么方式来吸引人参与。与迷笛音乐节、贺兰山音乐节面对的观众群体不一样,我并没有认为有什么高低之分,是不同种类的音乐节,这个是流行音乐节。迷笛音乐节去年都在网上看到要我们参加,后来不知道他们是没联系上我们还是因为什么,后来没有参加。
记者:你觉得杭州地下乐队的现状如何?
於闾:现在不是很熟,但看过一些演出,感觉现状不是很好,没有以前热闹。以前我们经常在大学里、酒吧里组织演出,现在活动越来越少。
记者:做音乐与挣钱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?
於闾:做摇滚乐从来就没有挣过钱,处于一种很尴尬的状态。市场也乱七八糟的,娱乐节目比比皆是,大家眼睛都瞎了,盲目地崇拜,就没有时间来听其他东西了。整个社会都很浮躁。对我们来说,音乐是一种爱好,就像每天要吃饭,每天总得吃那么一两口,不玩一下就不爽。所以现在也在和经纪人洽谈,寻找赞助。
记者:乐队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?
於闾:甜蜜、孩子,两个美好的词搭一块感觉挺好,就这么慢慢叫起来了。其实这个名字和我们起了一个反差,我们既不甜蜜,也不是孩子。说大点,每个人都有这么个孩子的情结,没有负担、没有忧虑、最纯真、最善良。我们现在很多干的还是孩子才干的事儿,还会这样不计回报地玩音乐。



杭州地下摇滚乐队聚集地——31号酒吧

杭州的灵隐路31号,有这样一个酒吧:在这儿经常会有一些演出,没有华丽的灯光,没有那种大型演唱会的超级歌迷,没有过多的记者和闪光灯,拥有的只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宣传海报,不算太好的灯,看起来有些坏坏的各路人马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自豪的,那就是这里的人浑身都是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激情,想要唱歌和互相拥抱的激情。这个酒吧聚集了很多



王皓:31号酒吧策划者。现为职业IT工程师。

杭州的年轻人不喜欢地下音乐

手记:王皓对31号酒吧有着浓烈的感情,因为他在这个酒吧里投入了两年的精力。这两年酒吧一直是亏损经营,王皓说喜爱地下摇滚音乐是他一直坚持组织地下乐队演出的原因,但最后还是因为诸多的原因不得不停止营业。
“地下摇滚音乐是一些人的需要,虽然在31号酒吧看不到他们了,没关系,有些或许会在城市的另一角落出现。”

“说不定能在六公园看到他们”

记者:没有了31号酒吧,这些地下摇滚乐队一定觉得没有了生活的一部分。
王皓:虽然大家都觉得很失望,但幸好这些人的心态都非常好。他们还是会坚持做自己的音乐,等着有一天能再出现。他们没有野心,这样挺好。
记者:你觉得现在杭州的地下摇滚乐队是怎样一个趋势?
王皓:现在的年轻人似乎都不太喜欢地下摇滚音乐,他们喜欢周杰伦、喜欢李宇春,为什么喜欢这个?可能现在孩子和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,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偶像,不像我们那时候,音乐也没这么多元化,只好去喜欢摇滚。但现在大家没有一个直都很希望再有一个31号酒吧,会有一天再出现的。

●大情报

喝啤酒享受音乐节

今明两天将正式举行“醉好时光”音乐节,到时候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,前所未有的一场摇滚派对席卷而来。 台大麦田将以超强阵容亮相舞台,朴树、叶蓓、阿朵、麦田守望者、新红白蓝、E乐队、后舍男生,只要是你喜欢的,就都会在这次演出中和你见面。这场大阵容,不售票、没座位,只有好音乐和啤酒且持续两天的音乐盛典,将创立下真正意义上的杭州户外音乐节。另外,继杭州站之后,此次“麦田音乐十周年”大型系列活动还将在转战温州等地,让更多热爱音乐的朋友一起尽兴狂欢。

活动时间:9月22日、23日
地点:杭州黄龙体育中心北广场

把汽车当成工作室的乐者



乐队:板砖
主唱兼吉他:麦田
鼓手:孔振华

乐队介绍:板砖,2001年10月5号成立于杭州某车库。对于板砖的音乐,有人极端地仇视,也有人极端地热爱,板砖说摧毁就是建设,所以我们在进步。板砖乐队习惯于用最原始的朋克节奏演绎低级爱情并乐此不疲,有些歌曲早已脍炙人口,有人在醉酒失意时低吟浅唱,这样就足够了。
手记:傍晚七点约的板砖乐队主唱麦田接受采访,15分钟后他居然就出现在了报社门口,声称自己开了辆“破车”。其实这不是一辆所谓的“破车”。只是这辆车上没有任何装饰,非常简单。麦田说这就像他喜欢的音乐风格——朋克,简单、直接。

麦田不习惯在特约地点接受采访,也不喜欢爬楼梯,“在我的车里聊天吧,我和很多客户都这样。”开了车门,一坐上,麦田在他的方向盘上弄了个架子,然后把手提往上面一放,他说这就是他的工作室。因为租金高,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,除了玩音乐之外,他的职业是研究些软件开发。
“让我们的摄影记者拍张照吧,觉得你的工作室很特别。”
“没问题,我很配合的。”

兜了10年的圈子,又回到了现实

记者:当初怎么想到给自己的乐

队取名用“板砖”?
麦田:这个说起来还有点故事,因为当时喜欢看王朔的书,看到里面一段情节,在打架的时候,那些人喜欢用板砖,就这么得来了。
记者:你们在自己的音乐圈小有成就,有没音乐制作人来找过你们?
麦田:我不需要音乐制作人,我自己就会制作,我推出的三张专辑全都是自己制作的。
记者:你现在还在继续做你的音乐吗?
麦田:在杭州,没有我们的音乐市场,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音乐当成是职业,只能是业余的消遣。我是75年出生,毕业于宁波大学,当初学的是建筑,毕业后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平面设计,从大学到工作的那段时间一直都有自己的乐队。板砖乐队成立已经有6年了,平时接些演出是我们的爱好,所以我们都向往自由的职业。辞职后,我就开始钻研软件开发,我们乐队的鼓手到现在也还没有找到工作,一直都在四处的职业是研究些软件开发。
记者:做地下乐队是不是需要一个人和人家不同的心理?
麦田:人到了不同的阶段,价值观念不停的变化。在我们20岁的时候,认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对的,身边的人都是错误的。可是到了30岁的时候明白了,其实不得不离现实近点。兜了10年的圈子,又重新回到了起点。做地下乐队的话,你必须要想得通,任何事情都要想得开。不要给自己太多约束,我就很好啊,有自己的自由职业,而且收入也不错。
记者:杭州的31号酒吧已经不营业了,你们这些地下乐队就没有一个表现和互相沟通的地方了,地下乐队会因此衰弱吗?
麦田:不会的,我们依然在做自己的音乐,不会停止。不能在杭州演出,我们经常去上海和宁波等周边地区,在杭州看不到我们不等于我们就消失了。

书法家 + 美院老师 + 平面设计 = 与人

乐队介绍:与人,2002年成立于杭州,因为排练期间天天下雨,曾取名“雨人”,后改为“与人”(与时俱进,以德服人)。同年5月参加声音网站周年庆典演出,以其在台上夸张的表现力一举成名,此后频繁出现于浙江、上海等地的摇滚演出,成为杭州最具代表性的乐队之一。

乐队风格很难用现有的某种风格来概括,因为你会在他们的歌曲中听到革命歌曲、电视广告、摇滚版黄梅戏和京戏版的摇滚。
手记:有那么一群人,白天用来消遣自己的一种爱好,晚上开始各自奔波于工作岗位。与人乐队,一支现场气氛受众人喜爱的乐队。平时他们乐队的四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职业,书法家、美院老师、平面设计。

主唱鲁大东是个书法家,在书法界还小有名气。毕业后去了欧洲留学,娶了奥地利妻子,现在他们的



乐队:与人
主唱:鲁大东
吉他:许愫
贝斯:王单
鼓手:张震

孩子已经两岁。鲁大东还是那个环保主义者,不用手机、不穿皮革,要想联系他只能打他家里电话。很难想象书法家会去建立这样一只风格夸张的乐队,“没有什么奇怪的,做乐队和你们平时搓麻将、逛街是一样的,它只是你的一种爱好,你在进行的时候,你就是在享受。”

书法和地下音乐

记者:书法和你们的音乐有共通处吗?
鲁大东:书法和地下音乐是一样的,其实都是一个自己的圈子。我们的音乐风格比较复杂,不想把某种风格特别突出,只要有好玩的东西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音乐。其实学书法需要你有一定的了解,需要你扎实的基本功才能在这个职业上挥洒得更广阔,做地下音乐也一样,我们的作品也许会被人家说太夸张,太无聊。但其实要对音乐有很高的觉悟才能有我们这样的作品,之前我们都有学古典音乐。所以说书法和地下音乐是有共通的,就是他们都有各自的领域。
记者:在杭州坚持你们自己的这种音乐风格是不是市场很狭小?
鲁大东:不是很狭小,而是极其狭小。但我们做自己的音乐不是为了赚钱,真的只是爱好。在杭州做地下音乐和其他城市不同,我们的音乐可能很难融入到这个城市的文化。艺术是要讲究奉献的,如果一味去把它和商业结合,那就掉味儿了。
记者:地下乐队会慢慢消失吗?
鲁大东:以前我们还会在31号酒吧经常有自己演出,现在虽然没有这个地方了,但只要坚持,那就说明地下摇滚乐队不会消失。

“本来我们只想混地下”



乐队:水晶蝶
主唱:李兵
吉他:汪文伟
贝司:琦琦
鼓手:陈松

乐队介绍:水晶蝶,已创办十年的老牌乐队,曾发行《神秘旅行》和《梦幻森林》两张专辑,在圈内有一定知名度。
手记:李兵在舞台上很具有中性化气质,聊天给人的感觉和他们的音乐是一样,几分冷峻气质若隐若现,好像能接近,又好像怎么都无法接近。

希望能玩到70岁

记者:评价一下自己的乐队?
李兵:我们只作在我们审美范围内的音乐,我们是听着90年代摇滚长大的人,有传统的摇滚意识在我们身体里面。
记者:会不会觉得没有发唱片就是地下乐队,发了唱片就是地上乐队了?
李兵:本来想混入地下,可被他们打上来了(按阿Q的话来说原来我想姓赵,可他们不让我们姓赵)呵呵,开个玩笑!其实我觉的所谓地上地下的和不出唱片一点关系也没有,很多唱流行歌的歌手都没出来,但也不是地下歌手,很多乐队发了几张唱片但还是地下音乐,对于我们属于哪部分我对自己从来没定过位。也许应该拿大众和小众文化来区分更加合适,地上地下这些个词汇太那个……弄的感觉象两个阶级似的。
记者:地下音乐的将来会怎样?
李兵:我现在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,觉得有这些挺知足的。乐队像我们这样能坚持10年的并不多见,希望将来我们到六七十岁的时候,一帮老头子还能聚在一起玩音乐,那是再美好不过的事了。

“关键是把观众煽起来”

乐队介绍:Have to,卡纳酒吧演出乐队,除主唱大牛是衢州人,其他三个是从北方来的小伙。以演出英文歌曲居多,中文只唱许巍。
手记:大牛是个口味很独特的人,对演出酒吧的风格、对演出歌曲的风格都很挑剔,连他的好朋友也说他是个很“独”的人,所以一直没把乐队搞起来。之前《城市假日》一次互动活动中,曾听到他们的演出,觉得大牛声音很磁性、很顺耳。及至看到人时,还没走近,先闻到一阵香水味。应该说,这个有点另类,实现不了音乐理想的男人正是杭州地下乐队情况的某种写照。

中国做的最好的只有“同一首歌”

记者:评价下自己的乐队?
大牛:说实话,我们就是一个酒吧乐队,杭州一些地下乐队

对我们也不了解。我不是吹牛,可以说目前我所知道的杭州在酒吧做乐队的,我们是最好的。
记者:你对迷笛音乐节、贺兰山音乐节……
大牛:在中国根本就不适合搞音乐节。其实你们搞错了一个概念,音乐节演出者不是主体,而观众是主体。你看老外的音乐节,下面的观众和台上的互动都是很串联的。比如一首歌到了一定程度,台下是很狂热的。我一个朋友在英国,看了一场演唱会,他说,台上不用明星说任何话,你只要挤入那个10万人的大环境中,比如台上的人唱了一首他特别出名的歌,你就听到下面全部在唱的时候,你会很激动地眼泪都掉下来。这种是被感染的力量,但是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做。中国做的最好的只有“同一首歌”,有这种互动氛围。而这种小型音乐节,我觉得没有意思。



乐队:Have to
主唱:大牛
吉他手:许彬
贝司:六子
鼓手:冬冬

摄/胡海斌